

書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脩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鎭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

此表入覲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畧曰天
寒而麋鹿當游日莫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
隱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
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
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
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
不若内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
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
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
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

鄉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龍江常有二氣亘於江上晝夜不之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羅昭諫讒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葢所著讒書之一者氣節凛然爗爗方冊間每以未睹全書爲恨近客徽學會公之遠孫雲叔來爲學正因得拜觀讒書及所賦詩大抵忿勢嫉邪舒泄胷中不平之蘊焉耳公晚唐節士　抱負卓犖遭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幞被歷仕給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諷師勤王問罪朱溫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遇眞主納款歸疆終其身及其子若孫無僭竊之志往往皆出公平日講明之素也當宋僭僞紛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祿充然

無賴容如公況倫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吁士以氣節爲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憸邪輩豈無絺章績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隻字皆足以傳世況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令看黄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墜割俸重刊亦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是書而不可徒以其文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仲秋後五日前進士收邑黄眞輔德弼父書

讒書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誚予以讒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讒書卷第一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

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遲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可出惴其弄也大政不關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岳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岳浮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

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間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於外者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秋蟲賦有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
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物之小兮逆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而網也者
羈其小而不羈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
吁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圮壞於我爾
於人則無以焉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
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
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

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敘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穴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

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天而桀紂以殘暴爲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壞則羊有貪狠性人有封劃心有貪狠性則崇軒大厦不能駐其足矣有封劃心則雖邪與佞不敢舉其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狠搖其至性刀几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禼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末漓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朴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禼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禼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

之誠則極矣而勵已之事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鄒生閱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梁王屬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臣萬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空雪不斂片飄飄在中汚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爲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

臣所爲適彰孤陋敬服斯文請事畏友

敘二狂生

禰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爲當時禮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爲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晉之弊也風流藴藉雍容閒暇苟二子氣下於物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事也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俛首避事則謂之詭隨是時難事也夫如是則漢之祚殲於外晉之祚縮於中故天必降變以應之二子應天變者也或號呶爲或慟哭爲斯甚於風雨雪霜已故泣軍門者謂遑遑

而無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宫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臺於姑蘇之左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覩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嚭以代焉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爲王之覩也亦不爲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員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吳

本農

有穫於下者如天載於上者如地而百姓不之知有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歲與豐年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廪以實旱歲之民則野枯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讒書卷第一

讒書卷第二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唐虞爲聖君丹商爲不肖矣

拜經樓正本

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爲不肖不在於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於不肖也夫陶唐之理大無不周幽無不燭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是乎蓋陶唐欲推大器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於後也其肖也我旣廢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於人是陶虞之心示後代以公共仲尼不泄其旨者將以正陶虞之教耳而猶湯放桀武王伐紂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我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爲人所窺者鮮也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跡康莊以之致富壽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圍焉厄焉天所以遊周公於理也故相之於前窮仲尼於亂也故厰之於後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爵之開闢者皆樂以從之而未有以嘗之一月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之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渝者謂之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堂可躋室可窺矣無將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喪三年四年而禮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盡七年其骨肉雖土木之不如也周曰吾術盡于是無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曰吾族儒也爵人以儒爲宗今周之教捨五常以成

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苟吾復從之殆絶人倫之法矣於是去無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寢其志故周之著書擯斥儒學而儒者亦不願爲其弟子焉

雜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爲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雖絲粟玷纇人必見之以其爲有用之累也爲瓦礫者雖阜積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能傷無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爲跡無用者具體之惡不以爲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

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缺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涓然而取霈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職於下以成功而龍之職水也不取於下則無以健其用不神於上則無以靈其職苟或涸一川然後潤下竭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鼈已斃矣故龍之取也寡

子高之讓 原本闕翌鳳據唐文粹補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蘇季子 原闕

惟嶽降神解 原闕

忠孝廉潔原闕

疑鳳臺原闕

說天雞原闕狙氏子已下七十三字翌鳳據唐文粹補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裒冠俯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讒書卷第二

維嶽降神解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爲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嶽降申甫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妖苟如是則夔龍稷禼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案詳審文義人神二字疑爲倒）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詩人之旨不爾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

疑鳳臺

秦穆公女以吹簫降簫史於臺上後乘鳳皇而去名其地曰鳳臺吁神仙不可以伎致鳳鳥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吾知其得志於逋逸間而秦諱之不書遂張鳳以神強臺以名然後絕其顧念之心今江漢間復有史之蹟是愚婦惡夫淫其所以得矣嗚呼上行而下效信而有證故秦之道竟施於妄矣

予以嘉慶丁卯重刻羅昭諫讒書五卷第二卷

中原闕蘇季子維嶽降神解忠孝廉潔疑鳳臺

四篇徧檢羣籍無從錄補今年春大興徐星伯太史從永樂大典鈔得維嶽降神解疑鳳臺二篇屬仁和陳扶雅孝廉趙寬夫茂才展轉寄至爲之狂喜無異珠還而劍合也爰亟補刊卷末用公同好幷識嘉惠於勿諼云爾辛未長夏騫

再跋

卷第二

讒書卷第三

屛賦

惟屛者何俾蕃侯家作道陘阨爲庭齒牙爾質旣然爾功奚取廻若蒙蔽屹非禆補主也物敝賓也如譬

賓主牆面藏爾之由吳任太宰國始無人埜下又斬尚
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與枉理而全身爾之所憑
亦孔之醜列我門闌生我妍不旣內外俱喪須是非
相亂羿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門兮惡直道處其位
兮無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絲麟兮何歎
鳳兮何爲吾所以悽惋者在斯

秦始皇意

秦法之於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文術數者則不與
焉而易復從而免噫術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
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於姬昌申於素王其

爲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其理則上下天地出没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開闢以來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故假術以言亦將欲　聖人之旨乎以是齎齎無道而至滅亾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呼言之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遺言之於戰國之後秦則爲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艮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留侯破家以讐韓出逆束身以歸漢則有爲之用先見之明又何

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而陳平美好是皆婦人之仁也外柔而內狡氣陰而志忍非狡與忍則無以成大名無他柔弱之理然也嗚呼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況眞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雖昆蟲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在天爲四氣在地爲五行在人爲寵辱憂懼通阨之數故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於周道不可以無時仲尼毀也垂其敎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

乎時與不與耳是以道爲人困而時奪天功衛鶴得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市儺

儺之爲名著於時令矣自宮禁至於下俚皆得以逐災邪而驅疫癘故都會惡少年則以是時鳥獸其形容皮革其面目丐乞於市肆間乃有以金帛應之者呼是雖假鳥獸以爲名其固爲人矣復安有爲人者則不得人之金帛爲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豈以鳥獸無知而假之則不愧也以人則識廉恥而取之則愧焉嗚呼

拜經樓正本

君子之位

祿於道任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祿不在道任不在位雖聖人不能闡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雖忠烈不能蹈湯火先生所以張軒冕之位者行其道耳不以為貴大舜不得位則歷山一耕夫耳不聞一耕夫能剪四凶而進八元呂望不得位則棘津一窮叟耳不聞一窮叟能取獨夫而王周業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則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見則不如羸憊栖栖而死者何人養浩然之氣者誰氏

荆巫

楚荆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祈也羊豬鮮肥清酤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蟋蟀詩原本有闕文𨿅屬據唐音統籤補全

頑腿艷芳吹愁夕長眉成有動歌離弔夢如訴如言
緒引虛寬周樑何際繁咽貪緣范睡蟬老冠毀綏好
不冠不綏爾矣以悲蚊蚋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
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兮莫累壞舍啼哀虛堂泣曙
勿狗喧譁鼠豈無牙勿學萋菲垣亦有耳危條槁飛
抽恨咿咿別帳釭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
爲子彷徨徘徊思多

三閭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閒未必有腹
江湖意及發憔悴述離騷非所以顧望逗留抑由禮

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亾楚之靈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歠醨之歎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證諸野野無禮樂則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臣也楚存與存楚亾與亾於是乎死非所怨時也嗚呼

畏名

瞭者何瞍者語於瞶其鬬是非正與替雖君臣父子之間未嘗以牆壁爲慮一童子進燭則瞍者猶舊而瞭者噤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瞻故也

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佚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當周公攝政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在周書君奭篇）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爲天子周公不得爲聖人恐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得而福不善而災天之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殘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權詐之事是入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耳非所以悠久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災又安得飢夷齊而飽盜跖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行不用則否又何必拜陽貨而刼衞使是聖人之變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

讒書卷第三

讒書卷第四

辨害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而所去

者小也顧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設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司救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齊叟事

齊叟藉其業於沃衍之野更子弟以主之歲無水旱之害無螟螣之患而所入或有喪焉叟曰豈吾之不信也如是彼鄰嫗者始衣食於吾家今雖外居猶吾之家隸也俾脊盂以伺候叟子之長者及將穫農

戶輒揮田具擊孟以逐之媪告孟以不直叟扶孟以仲代焉農戶不之罪　之爲也復然媪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復扶仲而　季將行有言曰叟之農戶未嘗如是之悖　後孟與仲皆爲擊逐今苟存不　扯之不罶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媪而復孟仲之職其秩如舊則前之媒悖者果媪也而農戶何能

槎客喩

乘槎者旣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顛時倒而子浮

泛其間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之壽命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反人間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候驟然而昏燿然而晝乍揚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沈或觸如鬥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據而不自亂者吾未見其有顛越不必槎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

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訣佞者人壞之也窮遊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遊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遂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呼猶若是況天下日萬日者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木偶人

漢祖之圍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
雕木爲戲丹艧之衣服之雖獰　勇態皆不易其身
也是以後人其言木偶者必以徐爲宗嘗過留留郎
張良所封也平與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習漬
於風俗良以絕粒不反今留無復絕粒者而平之木
偶往往有之其剞劂移人也如是

市賦

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
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紛汩汩胡可勝紀嬰曰臣以
做廛在此鬧於此見於此其名曰市若乃羲軒已前

臣不得言羲軒之後臣知其故先已後人惟賄與賂非信義之所約束非法令之所禁錮市之邊無近無遠市之聚無蚤無晚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善惡相混物或異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參雜胡越奔走孩稚扶策而來挈提而至剖刂形狀汚墁口鼻黃頁而跣鞾肩而帔兼之以耆艾繼之以髫齔誰有帳籍記假文字蜀桑萬畝吳蠶萬機及此而好緊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君勿謂乎市無伎歌咽鐃腰賤則委地貴則凌霄君勿謂乎市無門可南可北陰陽迭用人　消息

市之衆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雜不可以測或容寇賊捨之則君子不得已之玩好撓之則小人不得已之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踊屨之譏革寡人之非今先生以交易進退䄂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魁師張之者駔儈吾知之矣謹以從政 ○無尤悔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去妻築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日去妻言於買臣之近侍曰吾秉箕箒於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飢寒勤苦時節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後以匡國致君爲己任

以安民濟物爲心期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達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錦以晝之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蔑然無聞豈四方無事使之然邪豈急於富貴未假度者邪以吾觀之矜於一婦人則可矣其他未之見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閉氣而死

悲二羽

翡翠之禽噉淵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簪珥者以爲首飾犀象之遜金玉之貴必以間之及舉宮而飾倒都而市金玉犀象之不暇給而二羽之用曾不銖

兩為葢以羽之輕而金玉犀象之重苟發其顏色則可而較其進則不可也所悲者舞鏡之時覽洲之日爾

善惡須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後爲善惡不能自惡人惡之然後爲惡善惡之成葢視其所適而已用其正也則君子用其不正也則小人君子小人寧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與人無異費無極之生也亦與人無異比干之言爲諫諍無極之言爲毀佞彼所出者皆言也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無極之

言非不惡也以可入故惡得而爲惡譬剛勁之於朽蠹也剛勁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蠹者幸蟫沒而入焉其不可任也如是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爲聖人器也信焉夫周德東耗秦以力取諸侯雖百姓欲從而秦未嘗有意故爲秦秦者反天下之爵則五十年曠其數以逐人而秦不得與其下復焉謂逐其鹿鹿不在聖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實鹿焉六都傾潰睥睨無已奔勁足踐我黔庶觡剢頭顱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呼去道

與德也歟爲不獨秦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紀頹圮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失（一作去）而劒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綱突幸臣牙特殛一狂人噬一單放（一作族）而已彼公卿大臣生殺喜怒之任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掇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行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

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之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胷藏俾他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爲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胷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關竅設無靈何滅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

塊者竟無所闚通籔者至今爲人禍福

說郛卷第四

讒書卷第五

書馬嵬驛

天寶中逆胡用事變輿因幸貴妃死於馬嵬驛臣在草野間得本朝書讀未嘗不恨生不得批虜頰以快

天子意今復百餘年後右軾邊隴裘莽平遠發人宿憤然明皇帝時天下太平矣卒有寵僭之咎不足老恨者何邪夫水旱兵革天之數也必出聖人之代以其上瀆社稷下困黎民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故堯之水湯之旱而元宗也革焉

投知書

某去年秋嘗以所爲文兩通上獻其貴賤之相遠崖谷之相懸且不啻千里故罪戮之與慨嗟不可得而知也由是卑折慙蹙若不自容者以至於今然竊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隨之苟未去則明

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漢武因一鷹犬吏而子虛用孝元以洞簫賦使六宮婢子諷之當時卿大夫雖死不敢輕吾輩是以霍光貴也蕭望之責其不下士公孫述叛也馬援陛㦸相見一爲權臣一爲狂虜猶且不能下一書生而千百年後風俗佻斂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故吐一氣出一詞必與人爲行止况更責霍光怒公孫述者乎何昔人心與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此機窖中不惟性靈不通轉抑亦進退閒多不合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

地間不可人也而執事者提健筆爲國家朱綠朝夕論思外得相如者幾人得王褒者幾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幾人夫昔之招賢養士不惟弔窮悴而傷凍餒亦將詢稼穡而問安危嗚呼艮時不易得大道不易行某所以遲遲者爲執事惜苟燕臺炤隗漢殿薦雄則斯人也不在諸生下

與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𢘆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狠山叛則東西（西枚庵校本作南下多浙字）之筋力怠（枚庵校本作殆）矣自爾天子不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

爵諸葛爽校庵校本下有秩字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綠淮飢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焉剝我梁宋天子以幾猶癢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校庵校本有舄字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年二校庵校本作三按十國春秋同纛擁旌節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三校庵校本作二按十國春秋同纛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校庵校增朱幹大旆壓之待起也而將軍優游東道抑不知十

九字朝廷以枚庵校有十字增二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乎翁按十國春秋作彼望將軍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宋翰大翁優游東道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抑將俾將軍旦夕翦此草寇也本似皆誤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理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瘡見醫枚庵校本重醫字且欲大其瘡以沽其直因以藥稔之宜貴枚校本血瘡潰商幾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家且二賊之嚙壽春陷潁尾枚庵校本作上剽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貨財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嚙陷剽掠之

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睚眦當時憲司悉繩以法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擢士伍鞭撻饋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爲念復授渠校衛本作禁秩倖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illegible]無使馬韓之醫悲憾

歲在甲申余不幸於春官兮憑羸車以東驅魏闕之三千兮得隨家之故都喬木拱立以不語兮緊今昔之自離慨餘基之未平兮曰迷樓而在斯迷樓者何煬帝所制煬襲文後天下無事謂春物繁好不足以開吾視謂春風嬾慢不足以吹吾志斯志既熾斯樓乃崎榱桷沉檀棟梁杞梓將使乎旁不通於日月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寢食於此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竊疑作右左）有鄭衛君王欲問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于是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百官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

隋煬帝迷於樓乎迷於人乎若迷於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煬帝非迷於樓而人迷煬帝於此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親信（校庵校本增與字）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校庵校本有以字）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嗣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平（鸞疑平作年）蔡平天子使之詔刑部（校庵校本有韓字）侍郎撰平蔡碑將以文（校庵校本）

作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僕傾修校庵校本作修者再三吏不能短校庵校本作止乃歛諸節度使使悉以鬬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討校庵校本作倚諸將鬬是事是事作卒一也甚詬之命具獄將繫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伭提不勝棠驗吏問之不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川枷尾抵二吏殺校庵校有之字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其至也亦校庵校有未字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本無二字吏奈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固不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

久以賊故給事無闕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一二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校庵校本作其名也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校庵校本有一字淮西其將驍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功校庵校本作績亦將爲陛下明校庵校本作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人校庵本作吏無以見陛下臣罪不容誅矣請就刑

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似（校庵校本無似字）義命赦之因（校庵校本有命字）曰烈士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刺丞相有從事爲余言（校庵校本作道）孝忠事遂次爲贈所以教爲人下

答賀蘭友書

前者吾子不以僕之暗鈍猥垂教士（校庵校本作示）大相開發若非許與深至誰肯如是甚善甚善然其所道者正中僕嘗所自病者也僕少而羈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難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故同進者忌僕之名

同志者忌僕之道無有不如吾子之所誨也然僕之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奧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之罪僕者歟夫禮貌之於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時其進於秉筆立言扶道教化當使前無所避後無所遜豈以吾道沉浮於流俗者乎仲尼之於春秋懼之者亂臣賊子耳未聞有不亂不賊者疑仲尼於筆削之間況僕求試京師躡波而上逐隊而下亦有年矣家在江表歲一寧覲旨甘所資桂玉之用何嘗不以

費力千人苟利其用處則僶俛從事亦人之常情也在不枉其道而已矣道苟不枉以之流離可乎冠衣不能移人之迹顧所履何如耳言不忠行不信謂之君子可乎言忠而行信謂之小人可乎吾子視僕復有合於不信不忠校庵校本作不忠不信者乎非僕之不可苟合道義之人皆不合也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圓既不與人合而又視之如仇儲以是僕遂有狹而不容之說吾子果復發言及此是不以衆人見待也而今而後敢不安其所自然一科一級多難也有如是哉彼山也水也校庵校本自介僻至水也七十二字闕注云原本有闕文性之所適也

而眷眷不去者以聖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所忌者移僕初心苟不得已僕亦自有所處大凡內無所疾外無所媿則在乎命也天也焉在僕與時人乎唯吾子勿憚相規之數也

拾甲子年事

大和中裴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長傳故都聲有時涼曉校庵校本作曉涼哀囀歷際[illegible]趙家遺臺老樹校庵校本增雖字驚離別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雖為谷所愛因目為校庵校本作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從

之校庵校本作去緣性不便惠校庵校本作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旌旗隔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鉤聚亾命以規校庵校本作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校庵校本有以字介意新聲曰委於公直巾屨校庵校本作嬖門狎玩者耳除歌酒校庵校本有外字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校庵校本有常字理也況委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校庵校本有使字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校庵校本有先字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胸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作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

褸一啼爲夫（校庵校本作天子）譸而指使輩率無藾人也且章武朔數鎮顚覆皆以雄才傑氣（一作器）尚不能以固天子恩況從諫推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校庵校本有而字）得亦宜不以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從險言語不詳（校庵校本作祥）是不爲齊鬼所溺而死於帳下者幸也（校庵校本作矣）孰謂（校庵校本有公字）從其乖反不知其事者哉如（校庵校本作如）不能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俗（校庵校本作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校庵校本有衣字）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校庵校本有能字）決者三日（校庵校本作月）新聲復（校庵校本作後）進以其

業不用也縊死之會昌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亾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大校庵校本作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校庵校本有者字因拾於編佾

序陸生東游

余窮奔長安中二三年時時於游騁間面人未嘗決胸臆事直自謂是非顛倒不復得見其人一年遇生於端安里中相其吐氣出詞落然有正人風骨余既急於進已而生亦以節槩見多自是出處游息不復卵他人矣雖厄窮毀訾校庵校本作困毀進退得喪未嘗不

同之有時因事慷慨發涕相感以爲讀書不逢寒校庵作韓校本吏部作人不識陽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後一年俱以所爲道請於有司旣不能以偷安杙梯又不能挾附相進果於數百人中不得禮部侍郎意由是知余者弔余以色不知者笑余以聲媿負徬徨撲浣無所旣三月生以故東出鄒魯閒雖下第之緒與將別之緒相煎然鄒魯聖人之鄉亦足以煖生之憔悴夫聖人羈旅七十國也以君臣父子道未昭塞天地間猶恓恓作栖栖校庵校本耳是聖人患乎教不立而不患乎名不彰設使其早卒一城𦈡一旅則周之一諸

侯材具復安有今日功業乎聖人徒也不當以聖人道爲利家榮後狹其所歸且爲余整衣冠拜朝堂下酌其車服禮樂之數升降揖遜之儀思量侯伯卿士中復有夫子罪人否還日以言極之去矣青門曉開無一器酒以澆恨明天子在上不敢哭以致懷勉之哉行與不行也在生道耳第與不第也其如生何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羅隱旣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水器爐香淸篠絣絺（牧庵校本作香籌按十國春秋作器水爐香瀟灑絳帷）輩致於坊市

外門將以用舊法而召甘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
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
水旱與天地同出特時或不謹按十國春秋無不字然不可以
倉卒除去今祭地畢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已頻
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岳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令
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稿苗乾而百
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篠謹按十國春秋作蕭下有章字爲請者豈陛下謂其能靈於岳瀆者乎夫岳
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謹按十國春秋有之字土田苟陛下
憂則岳瀆亦謹按十國春秋有宜字憂矣受封謹按十國春秋作受祭據封

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篠篠校十國春秋作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謂枚庵校本作竊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竊陛下之有遲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遲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以記言然後付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犯枚庵校本作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法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服援豈蒲篠篠校十國春秋作蕭之所及乎昔商湯之民不以旱爲災蓋仁聖之在上也今旱未及商代而陛下憂已過枚庵校本有矣字臣謹因旱以質鑿百姓知陛下心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耶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耶故人之道何如假蒼蒼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飛蛇蟄兮風雨相違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莫為九品官而骨月親戚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弔崔縣令

丁亥年夏（咸通八年）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通政里客舍殍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餒者是必不爲貪吏爲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曰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魂兮愁鬱盤莅晉陽兮倅游魂之靡兮無剽削余辭以弔空魂來覲兮無西東魂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魂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介不之其魂邀留兮京御上愉愉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搶此兮何之是（衍厖校未作諒）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雞則走而鳶則飛與蛆瘦而蛸蟜肥何濁也則是淸也則非茫昧

旣不可以閒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爲

代韋徵君遜官疏

聖人纂極之二年相府上言北省官徵四處士而濠梁韋君居其一詔下之日韋君去世故補其疏以榮之遜臣遜言去月某日本州官吏跪將恩制補臣左拾遺拜無（校庵校本作舞）渥澤驚動村社臣聞降玉帛所以崇德也舉遺逸所以孰（校庵校本作敦）風俗也二者非有艮左右（校庵校本作佐佑）不能行之非有聖明之主不能成之仰望丹闕惟感唯賀然臣者履行會不若凝籍輩

而執政徒以臣遠世有勳業於周隨洎曾高枚庵校本作高曾以來於國家則未有絲髮用處臣少而羸病自念材具不可攀望多士退縮山野掀攪遺蠹無片言以裨發化無一字以紀休明行坐語默寢食而已豈知寵遣過聽好爵下授所謂飾猿狖以冠帶鬻爰居以酒食者也況自陛下膺天緒令內有良相外有良將家至戶到未有一處不似唐虞時設置臣於諫署中使臣說何道理徒令四夷八蠻疑陛下有玩人之事臣若誚劉之後不唯陛下有玩人之事臣一　佪百執事所玩展轉瘠殊惟恐濠梁之不堅不知祿之可嗅

也夫四海至廣也九州至大也其閒懷材負器在臣之右者必千萬於臣臣道不出人家無餘𨻶一旦以章布列於公卿門籍臣復何面以對循陛歷級之人何目以覩不調久次之士在陛下簪珥閒猶恐登用未盡又安可以遠及逋臣臣以是未敢奉詔惟陛下哀之死罪死罪

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共夏調饍校庵按本作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就辟刀机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

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言意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illegible]人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足數蟊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讒書卷第五

跋

羅昭諫讒書五卷著錄於郡齋讀書志至直齋書錄解題已云求之未獲永樂大典中有隨齋批注曰讒書近刻於新城新城縣今方萬里跋所謂淳熙二年乙未刊新城楊思濟集敘始即指此辛亥秋日從姚子英一假其舊藏寫本第五卷及原跋讀之內惟與招討宋將軍書說石烈士拾甲子年事請追癸巳日詔疏四首載入姚叔祥所刊羅江東集餘皆近代所罕傳雖殘編斷簡亦希世之珍也因亟錄之聞吳興書估言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尚願宛轉借鈔未知能逮

斯心否至命名之故大約不離乎憂讒畏譏同時沈
顏有聲書意亦猶是也癸丑寒食日松陵楊復吉識

重刻讒書跋

歲丙寅秋黃蕘圃主事以讒書五卷全本屬仲魚孝廉見寄予喜踰意外亟手自校錄刊入愚谷叢書攷直齋書錄解題但載羅江東甲乙集後集湘南集而云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求之未獲隨齋批注讒書刊于新城縣殆即方回跋所謂知新城縣楊思濟淳熙二年所刊而大德六年隱裔孫應龍重刊本亦不可復見故近世儲藏家都罕著錄苟微蕘圃之好古敏求安得使人復覩其全耶蕘圃跋云此本乃吳枚菴從王西莊光祿傳鈔來枚菴名翌鳳本休寧商山

人與予同宗徙家于吳遂占籍爲郡諸生家素貧博
學而嗜古吳故多藏書家聞有善本輙宛轉搆借往
往手自校錄丹黃甲乙字必精楷與予交尤莫逆得
佚帙多互相傳鈔猶憶乾隆丁未暮春予與枚菴同
訪甚樓進士于松陵茗話之頃適西莊光祿亦至相
與留連歘洽極一時文酒之樂夜漏數十刻始各散
去度爾時二君已皆有是書而彼此無談及之者未
幾枚菴卽挈家入楚而光祿亦謝世二家書籍旋皆
放失不意時越二十餘載復有蕘圃仲魚二君爲之
展轉作合於星離雲散之餘一何奇也豈江東生故

爲此變幻以自斬其讒乎抑書之顯晦固自有時乎殺青既竟爰述顛末用復慧樓且以告後之讀讒書者嘉慶丁卯上巳日海寧吳騫識

羅昭諫讒書跋

宋子京唐書無羅隱姓名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始書錢鏐以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卯亡十六年耳唐懿宗卽位咸通元年庚辰隱在京師舉進士酉七舉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唐僖宗光啓二年丙午錢鏐知杭州丁未拜杭州刺史今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啓間爲錢唐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還發運使卽皆錢氏之除擢也而歐陽公稱爲錢鏐賓客何耶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

歷懿僖昭三十三年歷之本末可攷者如此所爲讖
書乃憤悶不平之言不過於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
之所作歟見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縣楊思濟集敘
裔孫應龍見佐學徽州將割俸重刊是書俾識其本
末大德六年壬寅六月十九日辛巳紫陽山人方回

隆慶二年二月中旬借顧從化元板本鈔第二卷內闕二葉鈔完因以吳越備史列傳書卷首錢穀記

隆慶四年七月初一日從錢叔寶借鈔

案枚庵鈔本錄此跋今仍之其所云從錢叔寶借鈔未知誰氏

蕘翁

枚庵所鈔云鈔自王西莊光祿家光祿僑吳之麗家衖今已下世其所藏亦稍稍散出可慨也

蕘翁又記

讒書附校 據宋姚鉉文粹明姚士粦屠中孚校刊羅昭諫集合校

卷一

風雨對

地之文粹之下有所字集同之權文粹下有也字集同時爲集無爲字不鬪文粹鬪作問集同夫復何集作天欲其

卷二

英雄之言

冠履文粹履作屨集同退遜文粹遜作讓正廉文粹正作貞集同不常文粹常作恆集同取之文粹無之字集同取之文粹無之字集同牽我文粹我作於集同意彼文粹意作噫集同未必文粹無未字集同退遜文粹遜作讓集同正

廉（文粹正作貞集同）

說天雞

其畜（集其下有父字）子焉（集無焉字）乃反（文粹乃作且集同）無復（文粹復下有問字集同）俯步（文粹俯作高集同）壞也（文粹也作矣集同）

卷三

荆巫

楚荆（文粹作荆楚）人祈（文粹祈作祀集同）（文粹無者[illegible]字集同）藏者（文粹無者字集同）誠必（集必作心）其外（文粹[illegible]其[illegible]）於心（文粹心下有而字）及人（集無及字）

卷四

辨害

之釣文粹釣作鈎而所文粹無而字集同苟君文粹苟作而設施文粹作施

設釣網文粹釣作鈎

漢武山呼

雖貴文粹雖作惟貴賤文粹賤下有則字祈其民文粹無三字集同之呼

文粹呼作聲集同嵩山文粹口作右

梅先生碑

頹圮文粹圮作壞集同雖失文粹失作去集同尚能文粹尚下有不字集同有幸

臣集幸作倖特極文粹特作止於單放文粹放作旅集同大臣集臣下有有字之

任集任下有有字婢子文粹子下有亦字集同碑之文粹無之字集同

與招討宋將軍書

狼山（集狼作貝）東西（文粹西下有斯字集同）力息（文粹息作殆集同）不忍（文粹無忍字）葛爽（文粹爽下有秋字集同）文祐（文粹祐作祏集同）所不（文粹所下有以字集同）緣淮（文粹緣作訟）癢痛（集癢作痒）將軍（文粹軍下有爲字集同）二十（文粹下有餘字集同）二擁（文粹二作三集同）旄節（文粹作節旄集同）三城（文粹三作二集同）待沃（文粹下有壁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遊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云云集同）入理（文粹理作治）見醫（文粹重醫字集同）以活（文粹以作而集同）其直（文粹無其字集同）宜責（文粹作而痏潰集作而宜潰）表於（集表作訴）其家（文粹家作有無集同）賊之（文粹無之字集同）嚙譸（文粹嚙作齧）啗額尾（文粹作啗額上集作陷額上）者殺（文粹下有而字集同）嚙啗刷掠之（文粹作關東之慘毒集同）仙

𦍒之 文粹無之字 大帝 文粹大作太 繩以法 文粹作以法繩集同 橫摧 文粹摧作擁 士伍 集士作仕 爲念 文粹爲作之 某秩 文粹某作禁集同 將軍 文粹下有倚望將軍 其時 文粹時下有也字集同

說石烈士

覩信 文粹信下有與字集同 相計 文粹計下有以字集同 明平 文粹平作年 刑部 文粹部下有辭字集同 以文 文粹文作大集同 傾侈 文粹侈作陊集同 能短 文粹短作止集同 使使 文粹不重使字 事訪 文粹訪作倚集同 是事 文粹事作卒集同 甚訝 集甚作心 儀伭 文粹伭作低 閔之 集閔作罔 抵二 文粹抵作拉集同 吏殺 文粹殺下有之字集同 其至 集無其字 也亦 文粹亦下有未字集同 奈何 文粹奈作爲集同 固不 文粹無固字不作未集同 無鬭 文粹無下有不字集同鬭下文粹有

見字季琳文粹季作秀集同一二集作二三第其文粹其作共集同也反與文粹無此三字集無也反二字更有文粹有下有一字之所文粹無之字集同之功文粹功作績集同明賞文粹明作正集同吏擒文粹下有臣字殺人文粹人作吏集同臣罪文粹罪作死容誅文粹誅作時集同其似文粹無似字集同命赦文粹命作遂集同因曰文粹因下有命字集同復詔文粹詔作召集同求刺文粹刺作謁集同余言文粹言作道集同爲人下集作人爲下

拾甲子年事

長傳文粹長作能集同都聲文粹下有牽課人權沮集同趙家集下有之字老樹文粹下有雖字集同因爲文粹爲作曰集同從之文粹之作去集同便惠集惠作慧規矜文粹規作窺集同谷不文粹不下有以字集同巾履文粹履作屨集同

歌酒文粹酒下有外字集同之憂文粹憂下有常字集常字在理字下節度文粹度下有使字集同野戰文粹作戰野以其文粹其下有先字集同夫子文粹夫作天集同人也文粹無也字集同傑氣文……氣作襲荷文粹荷作如何集同以法文粹法下有而字集同不以文粹以不詳文粹詳作祥集同幸也文粹也作矣集同孰謂文粹謂下有公字集同姑不文粹姑作如集作始不能集下有早字脫俗文粹俗作族集同健兒文粹兒下有衣字集同三日文粹日作月集同聲復文粹復作後集同縊死文粹死作殺謀邀節鉞文粹作露爻意大行文粹大作太集同

請追吉日癸巳詔疏

水器爐文粹作器水鑪集同蒲篠文粹篠作蕭集同緈繙文粹繙作幡集同將

以文粹將下有所字甘雨文粹無甘字集同不然文粹無不字集同倉卒文粹倉作蒼下令文粹令作命集同蕭篠文粹篠作蕭下有葦字集竝同陛下文粹下下有之字集同瀆亦文粹亦下有宜字集同受封文粹作受據封集同祭臣謂集謂作爲將以文粹將下有所字以下文粹有記事二字集同史氏文粹史上有太字集同冒犯文粹犯作死集同下法文粹法作落集同蒲篠文粹篠作蕭集同商湯文粹商作殷集同之民文粹民作代集同文粹代下有臣字蓋仁文粹無蓋字集同聖之文粹之下有君字集同商代文粹商作殷集同已過文粹過下有矣字集同譴因文粹譴作請集同冀百姓文粹冀作蔣無百字姓下有俾其二字集同

刻嚴陵釣臺

臺耶文粹耶作也集同寥寥文粹寥下有而字集同人耶文粹無耶字集同假

蒼集假作昵龍飛文粹飛作爭集同相違文粹違作遺集同有卒文粹卒下有者字集同今之文粹今作下集同偷薄文粹薄作去集同骨肉親戚文粹作親戚骨肉集同